

中国帝王全传书系

王朝秘档



乾隆

十全天子

大清王朝风流轶事最多的一位君主



丰满立体的形象脉络，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
大气磅礴的帝王史诗，壮美瑰丽的龙脉图腾，深刻解读帝王谋略

姜克戈 主编 姜克戈 编著

大志少年弘历

乾隆施新政

冀为成康

微服访江南

宠臣和珅

持盈与保泰·三载太上皇

……

帝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是九五之尊，代表着权力的顶峰。揭开帝王神秘的面纱……重新解读帝王的历史密码，再现当世王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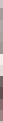


全集

—



100



乾降

100

100

4

10

1

1

1



1

100

1



中国帝王全传书系

王 朝 秘 档



乾隆

《十全天子》

大清王朝风流轶事最多的一位君主

丰满立体的形象脉络，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
大气磅礴的帝王史诗，壮美瑰丽的龙脉图腾，
深刻解读帝王谋略

姜克戈 主编 姜克戈 编著

持盈与保泰·三载太上皇

帝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
权力，皇帝是九五之尊，代表着权力的顶峰。
揭开帝王神秘的面纱……重新解读帝王的历
史密码，再现当世王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全天子——乾隆/姜克戈编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10

(中国帝王全传书系/姜克戈主编)

ISBN 978 - 7 - 204 - 10203 - 7

I. 十… II. 姜… III. 乾隆帝(1711 ~ 1799)—传记
IV. 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1976 号

中国帝王全传书系

- 主 编 姜克戈
责任编辑 咏 梅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化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
开 本 920 × 1280mm 1/32
印 张 32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0203 - 7/K · 564
定 价 640.00 元(全 20 册)
-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4972001 4972092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大志少年弘历	(1)
第二章	乾隆施新政	(22)
第三章	冀为成康	(55)
第四章	微服访江南	(154)
第五章	宠臣和珅	(230)
第六章	持盈与保泰	(367)
第七章	三载太上皇	(484)



第一章 大志少年弘历

—

康熙四十九年炎热的夏天刚刚过去，在热河避暑山庄的康熙皇帝照例要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康熙皇帝担心天下太平久了，呈马皇孙们荒废了武艺，懈怠了身手，借此作为一种习武锻炼的机会。

趁着秋高气爽的天气，康熙决定带领着皇子皇孙们赶在八月底进行最后一次猎鹿。

这天，康熙皇帝骑着高头大马带领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离承德不远的阿格鸠围场，大家知道这个围场鹿多。

通常鹿这种动物非常敏感，不仅与虎豹豺狼不会近住，同类也难以合群，因此行围猎鹿，要把鹿赶出来，这也叫哨鹿。要派一名侍卫，身披鹿皮，头顶一具制得极其逼真的假鹿头，哟哟地学公鹿的鸣叫声。只要听见远近的山峦有了和鸣的鹿声，那一定是母鹿找公鹿来了！猎鹿的人趁机围剿母鹿。

哨鹿之声一起，康熙皇帝提着猎枪，端坐在马背上，静静等着。山间升起的薄雾将他包围起来。很快，远近的山林传来了母鹿连绵不绝的应和之声。那种母鹿的叫声非常动人，很难形容，充满情感。一会儿，林间出现了鹿影，母鹿徘徊瞻顾，在找公鹿。看着母鹿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康熙这才端起猎枪，向一头极大的鹿开火。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静寂的天空，接着便听见一片欢呼声，那只鹿已被康熙皇帝一枪打中要害，倒在血泊中了。枪声如进军的号令，后面的皇子皇孙一齐策马飞奔，发现鹿影，紧追不舍。一场勇气与战斗力的竞技开始了。

第一队的领队是四皇子胤禩，他左手握缰，右手提枪，不错眼珠地直视着前方，随时准备向鹿射击。突然，一只梅花鹿从山口窜进了山谷；也许是看到情况不对，这只梅花鹿飞一般朝着山里驰去。它那棕色的身影极为醒目，就像一团燃烧的云在向前飘浮。四皇子打马在梅花鹿



后面紧追不舍。胤祺与梅花鹿一前一后，追逐了约有一顿饭的工夫，胤祺终于找到下手机会。他举枪瞄准射击，第一枪打中鹿头，母鹿接着向前跑去。胤祺接着举枪射击。第二枪打中鹿胸，眼看它的脚步慢了下来，踉跄着没走几步，侧身倒下。胤祺勒住了马，长长地出一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胤祺看看周围的景物，只见这个幽谷极其深邃，里面长满了参天的古松，一株株苍劲的松树，树干笔直粗壮，两三个人合抱犹难抱拢。如盖的树冠紧密相连，遮得谷中的光线有些幽暗。

这时宁静中隐约听见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胤祺回身看时，那个名叫那全的侍卫，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爷的马跑得太快！”那全滚鞍下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家都跟丢了。”

胤祺得意地笑着，取下系在马鞍上的皮水壶，拨开塞子喝了几口，指着鹿问：“这只鹿怎么办？”

“砍下鹿角回去登账。”那全一面取木碗，一面说道：“奴才取鹿血来给爷喝。这可是好东西！”那全很快就端来一碗鹿血，胤祺将温热的木碗接了过来，一口气喝了大半碗，他皱了皱眉，嫌鹿血腥气不想再喝了。“快去砍鹿角，完事了好走。”那全已缓过气来了，动作十分利落，砍下鹿角，插在腰带上，然后服侍主人上马，缓缓向南行去。

马没跑多远，胤祺突然觉得浑身热了起来，冲动得厉害，他心里大叫不好，这碗鹿血的劲道发作了。此时此地，唯有平心静气，尽力自制才好。可是不管胤祺怎么样努力，也压不住那一团火，胤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这种蓬勃的情欲让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情急之中大声叫道：“那全！”那全策马在前，听得喊声，圈马回来，听候主人发话。

“这儿附近有人家没有？”

那全摇摇头说：“不会有的。”

胤祺不知道怎么说了，脸涨得通红，连一双眼睛都是红的。整个人如同烧着了一般。那全大为诧异，凝神细想了一会儿，才小声问道：“爷可是涨得难受？”

胤祺用力点着头，如释重负似的答说：“涨得一刻也忍不得。”

“那，那可怎么办呢？”

胤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觉得躁急难耐，他心里涌动着一股邪火，不由得狠狠地骂道：“混账东西，平时白疼了你，这么一点小事，都不肯用心去办！”那全不敢回嘴，苦苦思索了一会儿，他抬眼向周围望去，突然眉头一展，说：“有法子了，翻过山，就是园子，我去找个妞儿来替爷……”



“园子”就是避暑山庄，则“妞儿”自然是宫女。清朝的家法极严，皇子勾搭宫女，亦算秽乱宫闱，会受到谴责。所以胤禔直觉地认为那全荒谬绝伦，越发生气。

“你简直是畜生！说出这样话来，可知你心口中无父无君，就该捆到内务府，一顿板子打死！”那全吓得脸色都变了，自然不敢再作声。胤禔说完话以后也就后悔了：细想一想，此事也没有什么做不得。自己刚才问附近有没有人家，下意识里也是这个意思。不过自己讲话如此之硬，自己要想转圆，已万万不能，因而脸上现出一副沮丧的神色。

二

这副神色落在那全眼中，未免困惑。他想象中所见的应该是怒容，怎么会是这样可怜兮兮的神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全仔细一想，恍然大悟。主人的性情，向来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为今之计，不管他说什么，只要能找来“妞儿”就绝不会错。想停当了，便说一句：“爷请上马吧！”

一面说，一面认蹬攀鞍，跃上马背，狠狠加上一鞭，往南直上坡道。胤禔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去找宫女，只得窝着一张被性欲膨胀弄得有些变形的脸，跟在他的后面打马前行。

走了几里路光景，那全在林边一座小屋前面停了下来。“爷，”那全指着小木屋说，“请里面等等，我尽快回来。”说完，匆匆走了。

这下，胤禔心里明白了。走进小屋一看，里面有张土炕，炕上铺着一领旧草席，此外什么都没有了。

胤禔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四皇子平日威严的风度。他脱去紧身的打猎服，把衣服顺手丢在炕上；他又把靴子脱掉，光着一双呼呼冒着热气的脚在小屋里急躁地来回走动着。时间在煎熬中过得很慢，他心里大骂那全这个狗奴才去了那么久。就在胤禔被这团情欲之火折磨得脸色由红变紫的时候，听得屋外有个很清脆的女音传来，胤禔心里不由得一阵扑通扑通乱跳。那个女人说：

“你大老远带我上这儿来，神秘兮兮的，到底有什么事呀？”

那全说道：“你一进去就知道了。”

接着门一下子被打开了，只见踉踉跄跄冲进一条影子来。胤禔想这宫女准是让那全推了进来的。胤禔的一个念头不曾转完，只听那宫女惊讶道：“四阿哥！”



“别嚷嚷！”是那全在说话，胤禔随即感到眼前一黑，听得外面高声在说“我把门关上，她长得不怎么体面，爷将就着用吧。”胤禔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他冲上前去，如同扒玉米一样，瞬间把女人身上的衣服扒了个一干二净。胤禔浑身颤抖，他把女人按倒在土炕上，在这个来路不明的肉体上狂吻着，发泄着，身边的世界一下子消失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雨散云收，胤禔身心舒展，在黑暗里草草扎好腰带，收拾停当。胤禔心想，应该有所赏赐。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要留下什么把柄为好。他摸索着向门口走出。“四阿哥要走了？”

“嗯！”胤禔答应着，将脚步停了下来，他在考虑，要怎么叮嘱她两句，不可将此片刻的邂逅泄露。这宫女不知道他的心事，只以为是要她去开门，所以衣服尚未穿戴整齐，便从床上蹦下来，紧走几步到门口，将板门拉开一条缝，探头往外看了一下，回头说道：“外面没有人。”

没有人不走，更待何时？胤禔大步擦身而过，不经意回头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直到此刻，他才完全看清楚她的脸，女人长得奇丑无比，胤禔想到刚才紧紧搂住她的光景，不禁一阵一阵地想呕，懊丧像潮水一样向他涌来。

三

胤禔脚步踉跄地往外奔时，那全一脸笑容地从一旁走了过来，他觉得为主子办了一件大好事。那全看到四皇子的脸色那样难看，不由得愣住了。“马呢？”胤禔脸色阴沉地问。

“在那边，奴才去牵过来。”上了马，胤禔一言不发，打马往北，那全知道他的意思，仍旧翻岭回去归队，便紧跟在他的马后。

胤禔在马上思量，这件事要传出去，自己就缺少竞争皇位的资格了；即使能够如愿以偿得到皇位，他也会留下一个为臣下所笑的话柄，岂不有伤“圣德”？非当机立断不可！念头已定，胤禔随即勒住了马，仔细向前望去，只见云雾凄迷，正临峡谷；到了一处需要留神的地方了。“那全！”

“奴才在。”

“这儿的地名叫什么？”

“奴才不知道。”那全答说，“走倒走过两回，路很狭，一面是峭壁，一面是悬崖，掉下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吐一吐舌头，加了一句：“爷加小心！”“倒是你该当心！走，带路。”于是那全一拎缰



绳，策马而前，胤禛紧跟着，占了靠峭壁的一面，他们几乎是并驾而行。那全紧靠悬崖，用脚碰碰马腹想赶在前面，占住路心，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时胤禛一鞭子挥了过来。这一鞭子不打人，只打马，打马又不打马股，只打马眼。只一下，那全的马像发了癲症似的，狂蹦乱跳了两三下就将那全掀得往上一抛，再往下一落，七颠八倒了好久才落入谷底。

四皇子胤禛头也不回，循山路一直往前，转过一座崖壁，豁然开朗，遥望坡路，有七八匹马疾驰而来，从服饰上可以看出，都是侍卫。胤禛心里明白，必是不见他回队，分途来寻找了。那七八个人望见人影，远远就喊：“四阿哥！四阿哥！”

胤禛勒住了马，看清楚带头的是一名叫赛音乌的御前侍卫。“四阿哥！”赛音乌滚鞍下马，跑下来抱住他的腿说，“可算让奴才找着了。”

“一时不服气，非追上那头鹿不可。到底让我追上了。唉！”

胤禛突然长叹口气。“怎么？”赛音乌站起来问。

“你们去看！”四皇子往回一指，“那全不知怎么不小心，摔到山涧里，连个影儿都不见！我在那儿站了半天，一个鲜蹦活跳的孩子，就这么没了，想想！唉，真是！”他默然地，摇头不绝。“一个孩子罢了！爷不必伤心。”赛音乌说，“万岁爷不见四阿哥，挺不放心的！请快上马吧！”胤禛点点头，上了马。赛音乌派出两名蓝翎侍卫，去查看那全的下落，自己陪着四阿哥，赶回围场。

见了父皇康熙，胤禛倒没有受多大责备，康熙说道：“你也三十出头了，不能像年纪轻的时候，做事只顾自己的高兴。行围也就跟打仗一样，穷寇莫追，为了追一头鹿，把好些好机会丢掉了，不可惜吗？而况，你这又是无谓的涉险。”胤禛自然诚惶诚恐的受教。等到皇子皇孙们全都回到避暑山庄的时候，有手下人汇报说那全脑袋都摔破了，浑身都是伤，死得好惨。胤禛一颗心才放平了。一个小厮摔死了，不算回事，谁也没有理会。日子一晃就过去了几个月。

胤禛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正应了那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第二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年，康熙皇帝照例又是五月初到热河避暑。大驾未到之前，避暑山庄的总管太监康福就在发愁了，有件事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倘若处理不当，说不定就有好几颗人头落地。康福七十岁了，为人谨慎细密，曾经处理过许多疑难棘手的纠纷，从避暑山庄落成之时，就在这里当差。他对摆在眼



前的这个难题，却是一筹莫展。起先还存着希望，等随扈的四阿哥到了，找个机会，在私底下向他探询其事。只要他承认了，天塌下来有高人顶，自己至多落个监察不严的处分，那知从京城传来的扈从的名单，偏偏就没有胤祺的名字。“怎么办呢？”

四

康福记得这个名叫金桂的宫女，前年就该放出去了，只为她长得太丑，连多瞧她一眼的人都没有，更何况父母双亡，无处投奔，没有家里人来领他回去。好在这里也需要一个干杂活的使唤丫头，所以康福就让她留了下来，谁知道最不会有麻烦的人偏有了大麻烦！冬天刚过，行宫里流传着一件新闻，说是金桂的肚子大了！

消息传到康福耳朵里，康福一开始觉得是一个恶意的笑话，细一打听，方知所言不虚，一下子竟急得几乎昏厥。他将金桂找了来，用他难得一见的疾言厉色喝问，终于逼得她说了四个字，“是四阿哥！”

眼看金桂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康福只有下令，不准她在人前走动。可是流言却是不胫而走，都知道金桂怀的是四阿哥的种。大家感兴趣的是，四阿哥会不会承认这回事？等金桂生下孩子来，又将作何处置？平日里显得有些沉闷的避暑山庄被这些窃窃私语声弄得有些声色了。

康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提早来这里安排皇上每日生活的隆科多。

隆科多是康熙身边的红人，别看表面上不露声色，在康熙的众多皇子中，他中意的人是四阿哥。听到康福的报告，隆科多觉得事关重大，决定亲自审问金桂。

等到金桂出现在木屋中的时候。隆科多一看，不经打个哆嗦，世间真有这么丑的女人！他实在不想看，然而不看不行。视线由上而下，发觉这金桂除了脸以外，实在很够女人的味道，长身玉立，肌肤丰腴，腰当然很粗，那是因为怀孕的关系，若从比例上去测度，未孕以前应该是很好的身段。

隆科多先询问了她的姓名，家里的情况。把闲人都撵走了以后，他又问道：

“你说，你肚子里怀的是谁的种？”

“四阿哥的！”



听她答得这样子斩钉截铁，隆科多倒困惑了，原来就这片刻工夫，他的心思已有几度反复。起先是将信将疑，因为男女情欲是件无理可喻的事，四阿哥虽然平时很讲究边幅，甚至有点惺惺作态的假道学味道，但一时动情，大了色胆，亦无足为奇。等到一看金桂惨不忍睹的那副仪容，断然不信四阿哥会“饥不择食”到这样的地步。见金桂居然毫不含糊地回答，他感到有些惊讶。他平心静气地问：“你见过四阿哥没有？”

“没有。”

“没有？”隆科多问，“四阿哥差不多每隔一年就侍奉皇上到这里来避暑，你没有见过？”

“回大人的话，”康福作了解释，“她是干粗活儿的，怎么样也到不了皇上、阿哥跟前，所以没有见过。”

“既然如此，你怎么知道是四阿哥，不是别人冒充的呢？”

“谁敢冒充四阿哥？”

这愣头愣脑的一句话，将隆科多问住了，康福便加以叱斥：“不许你这么说话，好没规矩！”隆科多此时有点好奇心发，怕一发脾气，吓了金桂，会问不出真相，所以此时反倒示意康福不必计较，他耐着性子往下问。

“你怎么知道是四阿哥了，是四阿哥自己跟你说的吗？”

“四阿哥始终没有开口。是那全跟我说的。”

“谁是那全？”隆科多问康福。

“是四阿哥上次来时的贴身侍卫。”康福答说，“去年摔死了。”

“摔死了？”隆科多失声而言，“那不是死无对证的事吗？”康福默然。金桂想想自己的冤枉连一个证人都没有，也委屈了腹中的“皇孙”，不禁悲从中来，不由得抽抽搭搭地掉下眼泪，原来很丑的脸就更难看了。

隆科多看金桂流泪，觉得可怜，同时也更觉得此事有蹊跷。

“我问你，你不认识四阿哥，怎么认识那全？”

“他们都喜欢闹着玩，常常翻过山来掏蛐蛐什么的，就这么认识了。那天他跟我说有一件事情对我说。那全把我骗到小黑屋里，用手一推，随即好快地把门关上了。”

金桂接着说道“刚进门的那一刻，外面还有光，我看清了，四阿哥是卷发。”

隆科多料想金桂也不敢撒谎，于是心里全明白了。在隆科多眼色示意之下，康福仍旧将金桂送回原处，同时叮嘱要安排老成谨慎的宫女陪



着她。

隆科多为调查那全坠马丧生的经过，找到了御前侍卫赛音乌。他将当时的所见所闻，和盘托出，那全的死因十分可疑，合理的解释是：四阿哥干了这件丑事，怕那全会当作笑话谈论，有意杀他灭口。

隆科多对胤稷又多了一些了解。他暗地里算计着孩子出生的日期，上年九月初一受的孕，十月怀胎，该在这年七月初一分娩。哪知七月初一没有动静，日复一日，到了八月初一，就是十一个月了！还是音信全无。

五

“从没有听说怀孩子怀了十一个月的！”隆科多将大腹便便的金桂找来了，严厉地问，“你到底怀的是谁的种？”

“四阿哥的！”“还提四阿哥！”隆科多大怒，“不看你大肚子，我真要拿大板子打你！”

金桂起誓赌咒，除却四阿哥，不曾接触过任何男子。一面陈诉，一面哭，隆科多的厌恶之心增加了不少。

“我不问你别的，只问你世上有怀了十一个月孕的妇人吗？”

“我不知道。我现在什么话也不想说，只请隆大人问一问四阿哥，只要他说一声没有这回事，我死而无怨。不问本人，愣说我诬赖，死不瞑目。”

话说到这样，也没办法再问了，只得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没想到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康熙的耳朵里。这天，他把隆科多招来询问。

隆科多不慌不忙地答说：“出了个笑话，真相还不明，奴才正在查。”

接着隆科多将金桂怀孕十一个月的这桩奇闻，做了一番简单扼要的陈奏。当然，他不会节外生枝去谈那全死因可疑这件事。

“真是四阿哥干的吗？”

“难说得很。这件事关乎皇子的名声，奴才不能不谨慎。”

“那宫女怎么说？是情急乱咬呢？还是始终认定是四阿哥？”

隆科多想了一下答说，“始终认定是四阿哥。”“那容易，你马上派人进京传旨，让四阿哥立刻就来，等我来问他。”

于是隆科多指派亲信，连夜进京去宣召四阿哥，特别叮嘱，四阿哥



动身之后先派快马来报知行程。因为照规矩，皇子与王公大臣，一到大驾所在之处，穿着行装径赴宫门请安，并无私下先行接触的机会，所以隆科多需要知道四阿哥的行程，以便迎上前去，在未到热河之前，就能了解真相。

等到他们见面的时候，隆科多先把这边的情况说清楚，胤禛见事已至此，只得和盘端出。胤禛诉苦道：“舅舅你想，从五月初到九月初，憋了四个月，怎么受得了？加上那天喝了鹿血，格外涨得难受。”想到丑女人的样子，他接着皱着眉说，“别提了，窝囊透顶！”

见此光景，隆科多不忍再笑他饥不择食，隆科多知道胤禛怕别的皇子知道这件事，以此为把柄要挟他，故此胤禛想在皇上面前赖掉这件事。于是说道：“他们要笑，就让他们笑去。你可得按规矩办，跟皇上认错。一时之窘，挺一挺就过去了。倘或不认，事情不了，往下追下去，扯出那全送命的那一节，可就不妙了！”

胤禛一惊，心知隆科多已经了解真相，还是识趣为妙。“是！我听舅舅的话。可是，可是，何以善其后呢？”“善后”事宜就是如何处置金桂母子，生男生女还不知道，此时无从谈起。隆科多想了一下说“这要看皇上的意思。反正金桂会赐给四阿哥是一定的。”胤禛叹口气：“我实在不愿意要那个丑婆娘。”“这还不好办吗？给她搁在一边就是。”

说完，隆科多起身告辞。胤禛送到门口，突然想起一件事，大惑不解，不由得站住脚，将隆科多一把拉住。“舅舅，算日子不对啊！”

“是的！”隆科多用手指敲着太阳穴说“大家都在奇怪。”

“如果另有隐情，舅舅，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

“当然，不过。”隆科多用很负责的神态答说：“绝无隐情！”

所谓“隐情”，意思是指另有种玉之人。既然隆科多有这样说法，胤禛便正面提出疑问了。“怀孕十一个月而没有生产的，没听说过，舅舅，这又怎么说？”

隆科多有点光火，因为四阿哥的语气，倒像是必须他应该提出解释似的，这也太不明事理了！因此，他淡淡地答说：“这得请教大夫。我哪知道。”胤禛心知自己措辞不妥，已引起误会，急忙歉意地说：“舅舅，我是担心，十一个月不生，生下来倘是个怪胎，怎么得了？”此言一出，隆科多大吃一惊，心想，这话不错啊！说不定就是个怪胎。行宫中出此妖异，传出去必生种种荒诞不经的流言，而皇帝亦必定厌恶异常。这可不能不早为之计。

“不会的！”隆科多先要把胤禛安抚下来。“我知道。不过，舅舅，



倘或不幸而言中，又怎么办？”隆科多想了一会儿说“我有办法，我得马上赶回去布置。”

金桂怀孕早过了月份，说不定就在此刻已有阵痛。真生了怪胎，宫中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一想到这里，隆科多忧心如焚，策马狂奔。到了山庄，由西北的一道宫门入宫，立即找了康福来商议。“有人说，金桂怀的是个怪胎，所以十一个月不生，这话很有点道理。”

此话一出，康福的眼睛瞪得很大。隆科多接着说：“这个猜测，也在情理之中。莫非就没有人说过了？”

“没有！”康福接着说道，“回大人的话，有个说法，正好相反。”

康福将声音压得极低：“传说，大舜爷爷在娘胎里怀了十四个月，如今金桂所怀的，说不定也是个龙种！”话还未毕，隆科多大喝一声：“闭嘴！”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将康福的脸都吓白了，他用抖颤的声音说：“这可不是我瞎编的话！”

六

隆科多知道，废太子的轩然大波，不过暂时平息，纠纷仍在。大阿哥被幽居；八阿哥削爵囚于畅春园；十三阿哥圈禁高墙，骨肉之祸，都起于想夺嫡而登大位。如今若说金桂怀的是龙种，不就表示四阿哥会当皇帝？这话传入皇帝耳中，必定会追究此说的来源。那时牵连在内的，没有一个可以活命。他严厉的警告：“如果我再听说，有人这样子在胡言乱语，我可不管是谁说的，只奏报皇上，先割你的脑袋。”

这一下，康福越发面如死灰。隆科多心想，可不能把他吓得心智昏迷，不能办事，因而神色便缓和了一些。

“如今再说金桂。她如果好好养下孩子来，该怎么处置，到时候再说。咱们要防她的怪胎！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隆科多在路上想好的。找个偏僻无人之处，让金桂去待产；要派人戒备，将她隔离开来。倘或生下怪胎，连金桂一起弄死，在深山中埋掉，报个“病毙”备案就是。

“这件事不难办。最要紧的是，必得派谨慎的人，不能泄漏一言半语的真情。办完了，我重重有赏。倘或嘴不紧，我想……”隆科多微露狞笑：“他那张嘴，从此就不必吃饭了！”安排好了最坏情况的应付之后，隆科多才有心思去对付皇帝。

他知道像这样的事，其实算不了什么，大家子弟偷个把丫头或者年



轻老妈子，无非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姨太太、少奶奶添些闲谈的材料而已！何况皇子？所严重的，就在四阿哥是个极讲究边幅，开不起玩笑的人。隆科多认为要维护四阿哥，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如何保全他的面子。最好让皇帝不生气，不生气就不会责备。如果要责备，最好私底下数落，不要当着皇子，尤其是在太子面前责骂。

康熙晚膳过后，闲行消食之际，隆科多闲聊一般说道：“四阿哥快到了，请皇上的旨，在哪儿传见，奴才好预备。”

“预备？”皇帝问道，“预备什么？”

“奴才在想，四阿哥心里一定很难过，得预备一个让他能够给皇上悔罪的地方。”

话好像不通，但康熙皇帝听得懂他的意思。康熙看了隆科多一眼，说道：“这本不算大错，不过，我觉得他太下流了！”

隆科多不明白皇帝的意思，直觉地认为“下流”二字，如果加诸任何一个男子身上，便注定了不会获得重视，这跟四阿哥的前程有关，不能不为他争一争。于是，他的神态转为严肃了，“奴才有个想法，”他说，“不知道能不能上奏？”见康熙示意他说下去，隆科多说道：“皇子扈从，没有一个自己的府第，好些不便。奴才在想，行宫空地很多，木材现成，是不是可以盖几座园子，赐给阿哥？”

就这时候，御前侍卫来报，四阿哥已驰抵宫门请安，听候召见。对于这个儿子，皇帝颇感困惑，从小就喜怒无常，到长大成人，性情依旧难以捉摸；平时不苟言笑，讲究边幅，仿佛是个很刚正的人。那知克制的工夫甚浅，看起来近乎伪君子了。因此，皇帝反感大起，隆科多旁敲侧击地为胤禔所下的解释的工夫，完全白费。

等到胤禔磕头在地，康熙问道：“有个宫女怀孕了，说是你干的好事？”

“儿子，知罪了！”

康熙接着说道：“平时看你很讲究小节，你的弟弟们走错一步路，说话音大一点儿，都要受你的呵斥，哪知你自己是这样下流！”胤禔低头不语，隆科多要为他解围，便跪下来劝道：“天气热，请皇上别动气。”

“我不生气，我只不过不懂，不懂四阿哥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七

皇帝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又问跪在地上默默不语的胤禛，“那个宫女，你打算怎么处置呢？”“后宫的宫女，儿子何能擅作处置？”“罢了！你把那宫女带回去吧！”

这是赏赐，胤禛心颇不愿，但还不能不磕头谢恩，一场风波总算过去了，如今要担心的是金桂会不会生下怪胎。

康福找了山庄远处的一个草棚，又找到一个年纪大些的见过王妃生孩子的宫女，帮助接生。金桂的阵痛从黎明时分就开始了。

草棚远处聚着好些人，不知有多少人在等消息；要看金桂生下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怪胎？尽管隆科多下令戒备，康福全力管束，无奈地区辽阔，若要这座马棚包围得严密，至少也得三五百人，康福只调了十来个人来，如何看守得住？尤其是入夜之后，三三两两，悄声地从树林间溜了过来，方便得很。

八月十二日的天气，照例应该是个好日子，这夜却怪，天色阴暗，夜雾浓重，明月怎么也不肯从云后面露出脸来。看看还没有消息，有的人人意兴阑珊地走了，而留下来的，仍还不少。三更过后，马棚外面的炉火，忽然旺了，是在烧热水，产妇分娩的时候近了。金桂的大声叫喊被禁止了，她痛苦地咬着被子，不敢出声。更锣一遍一遍地敲过。交进午夜子时，隐隐听得马棚中有出生婴儿洪亮的啼声。有人奔来报信给康福：“一个大白胖小子！”不是怪胎，看热闹的未免失望。这个哭声嘹亮，生在草棚里的大白胖小子就是乾隆。也许是四皇子胤禛的鹿血实在是喝多了，他不但在乱性的状态下制造出一代皇帝乾隆，而且，乾隆的一生也是风流成性。

清朝的家法，皇子皇孙特重母亲的出身，金桂根本没有什么身份，所生之子将来在封爵时就会吃亏。胤禛的生母德妃疼孙子，她想，如果将那个大白胖小子另外找个身份高的母亲岂不甚妙？她想到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让钮祜禄氏去养。这钮祜禄氏在胤禛府中被称为格格。这样一来，在皇帝家族的玉牒上就名正言顺地写道：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胤禛之子弘历为钮祜禄氏生于雍和宫。